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虛齋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賈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何沛霖

虛齋集卷二

明 蔡清 撰

書

寓杭州上㮣山邱祭酒先生書

清自拜别而南再閲月矣念親庭日近私心每以自喜而顧師門日逺則此心又有不能不自惜者何也清生於逺方自其少小始解人言語即聞當今天下有老先生矣稍長頗識讀書時時從長者求得老先生所為文

章誦之雖淺陋不足以窺測其奥然竊見其詞氣老健理味悠長而光明閎奥正大無竒語無難字而亦無軟態讀其文者賢愚皆獲其益意其胸中所守確然而表裏洞達當以氣節道德名世者也於時雖未由一挹春風而心則以為依歸所在久矣顧踈賤俗子仰瞻天人何路請閽凡更幾春秋乃今得至京師羣四方之士以觀盛德之光於闌橋之下而又得在與進之列時賜教督以開發其愚昧凡平生大制作欲以訂既往以埀將

來者皆得而伏讀之於是向日之所慨想慕望以為可仰而不可親者一朝為知已清白念亦幸矣用是深願得留供灑掃以卒業焉而鄙人家宅之私竟有以奪之曾不踰時遂爾趣歸百年之幸忽自棄之他日尚能必得其門而入耶顧彼四方山林之下稍有志者仰清譽而讀雄文尚欲奔走門庭一領餘光而不可得而清也遭遇若此乃亦自棄而歸然則是歸也尚得如老先生者為之依歸耶縱能私有所進而鑿空杜撰其能幾何耶

此清之所以怏怏而自惜焉者也末審比日尊候如何
清途次藉庇粗安第近南來天氣彌熱舟中不能常親
筆硯所命批點易經大全八册尚有一册未完負罪負
罪清竊謂此一經者當時諸老纂脩既不依古易編次
如象曰彖曰等字至今不知何謂而所采諸家之說又
或多咈於義理而乖於本義至朱子有向前未定之說
明與本義不同者亦多搜掠以備成書使天下學者猶
或紛於多說而靡所適從似於古人所以一道德之意

猶未也嗚呼當時諸老何人也猶有此憾況區區淺生俗學安敢有所是非於其間哉承命以來無任愧恐姑以本義為宗而以尊命為據自程傳之外凡合於本義者批之其非本義意者空之有雖於本義不甚切而實有發於義理者亦批之有雖切於本義而一意錯出者則惟批其一二而餘皆空之有本義意無兩三端而彼僅得其一二者則亦批之有文采甚爛似於舉業可用而實詞勝理者則亦空之有數十句皆通而僅一二句

未妥者則批其數十句而空其一二句有數十字皆通而僅一二字未妥者則批其數十字而空其一二字有連板數說無一切要者則皆空之有連板數說而無一不切要者則皆批之但主理勝不甚拘舉業要用也然而亦在其中矣至於訓詁名義之間大體凡例之際雖非舉業所急然切以為此等處乃入易門戶學者尤不可不理會故亦從而批之若其中閑字稍有可畧則皆畧之矣所恨性質愚魯工夫尤極麄疎殊不能得其精當

以副尊意徒能用其一已井蛙之見而已竊料朋友間見之必多有不合而疵議非笑者然而區區選取之間蓋亦未嘗無說也惟老先生清暇時試一過目而加增損焉則幸也獨繫辭傳一冊義理最為微妙衆說尤為紛拏間嘗取而讀之乃有思量移日而竟不得其歸一之說者故未敢下手也夫上下經義理非獨易於繫辭傳也經中一畫一字中涵天人之秘亦烏可以易言但却自為條項可以逐一理會又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

下之動也既曰材曰動則有迹可尋矣若夫大傳則多取源頭大道理發之動數十百言所言者或三才之道或鬼神之情狀又或先天後天圖意也此豈淺生俗學所能定其說哉政使有得於萬一亦豈能自信其必然哉故此須老先生自裁之或更命工夫深者理之乃庶幾不誤讀者耳清固不敢非特以舟中天熱不及為之故也遵命於河道屢訪海大尹舟欲以附之竟不遇今至杭州因以託張鴻臚云

與孫九峯先生書

清所以見怒於寧王者一是賀王壽之旦不得已獨去了朝服中蔽膝一件為嫌其服制與在朝行於親王者不同而與行於皇上者無異也二是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日朝王而於初二十六日謁孔夫子清乃力請三司勿徇舊例俱用初一十五日行禮乃先謁孔夫子此乃以正禮處王王却疑清有他意於其間也三是王素有憾於林待用都憲讒人因言清與待用頗厚王遂併

怒清而力求清之短使人於京師傳謗欲以併壞之不知清碌碌凡品豈敢望林公髙致王亦待之過矣抑清在官儘有過失然亦皆可對人言者固不之恤也四是王素知清無學術一日於宴侍閒故設機械直譏其不能詩文清姑摅理對之為稍咈其初意盖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挫折也至於奏討護衛事清當時已知為王積怒而同僚又有挾術相傾者寧復敢一語及之王乃對三司道清獨有後言明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

清故因同僚之諭亦明言王者不宜輕易發言朝廷按
察司官藩王亦不宜輕易訕詈且王此語必得之人所
傳言若所傳果真豈但可發之於三司便應以聞於朝
而罪之然傳言之人必得以為證固未可輕加誣也為
此累不敢輕自屈以取容隨其多方捃拾乍冷乍暖自
信有道理在也特聞此王府中諸般左道俱有誠慮一
旦死於無名則非惟有孤朝廷任使及斯文責望之意
而吾一身上闕祖宗所傳付下係族姓所籍賴者俱未

有一毫成立亦可虞也故遂决意引疾致仕耳此其大畧也餘不敢盡言想近日江西人士至京傳說不一或有失真而惑知舊之聽者便中姑畧及此葢清亦不得已而致仕耳豈是能高者况官任提學亦無用别索高名也若有意於高則矯激矣清不為也但今得善其退亦幸之甚矣相見知無日造次瑣瑣代面心照可也自知而密之可也正德三年正月日某再拜

上天台謝祭酒先生書

清家居時提學周時可先生嘗為清道及威德云秉禮
持義一時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已知向往
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録讀之又得遜志齋集及赤城詩
集讀之三集者皆執事所訂定表章其所闗涉與近時
人所刋行泛泛者迥不類執事所養於是益昭然可辨
私心益用勤向慕不能忘第愚下之資不能遂藉是以
私淑為愧耳三集之中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欝百
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於當世執事與

黄亞卿公及前學諭趙先生之功大矣噫如遯志者葢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為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柰之何哉使斯人當日得盡行其志愚以為伊周格天之業宜亦不逺而竟止此謂之何哉吾知良工為之苦心甚矣篇為之妝句為之訂今日編集之勞不減昔日著述之功矣遂使其正學其義氣今得與日月並垂光於天壤之内人人得而仰之自當萬古不

磨即此亦可以見道理之外利害成敗所較終不多古今真可以旦暮視也理長於數亦明矣而執事之功亦於是乎有不可磨矣始清得覽是集時以為執事蓋遯志知己也于時華門私願只欲得執事輩人當路為斯文宗主庶幾得以幸斯人而今日執事所位實宗主斯文之任也豈非今日世道一機會哉清知執事自是得專為斯文出氣力凡關繫世道好事在所得為者皆不久次第見矣近之為國家生長人才遠之為宇宙春秋

是非進之而遂斷國論贊皇猷以盡出其素藴者蓋皆自有其地如所聞近日條上六事亦其重節目也昔人只云仕宦當作執金吾執金吾趣味如國子祭酒其小大遠近豈可以同年語哉此天下知執事者之所為共快固將大有期於後來也清向得見執事於劉時雍方伯所繼遂進拜於朝房以十數年之仰慕而幸得瞻望於一旦乃又若淡乎其情而全無所云云者清自知固甚明恐執事過聽未知清之愚下而與進或太早耳蓋

清蚕有慕賢之心然慕來慕去至今尚未得所慕到手今此之來碌碌何為秪是為升斗之禄從事簿書求免責而已故每見賢人君子談吐間亦不欲多及好人好事有似乎厭言之者而亦不欲數數往來於大人君子之門者以受教未有其地徒多往還無益或秪為賢者累也此豈有志慷慨奮勵者之為哉誠有自知自處之一私見意執事或未之察也因便真吐其情云執事南行時清以賤疾在告不及拜送至負至負久欲奉書一

謝以素拙於翰墨尚未及也近者家叔父監生曆從御史刷卷復命來京言執事於語次曽一齒及且又有所惠教直以行時勢所拘制不及禀領為負耳生得此益增感愧昨因家叔父復監行迫簡率奉謝未盡所言茲者人便特此少布悃素庶幾執事亦得知生非自甘於外者云

寄周黄門書

南都别後執事之風神道履常聳然目睫中清自抵家

忽忽六七載匆匆僅如數日其中憂故孔多百不如意分内可知不欲縷縷既而得覩執事於壬戌登科録繼聞兩縣卓異政蹟雖音問兩濶而中情相愛如春矣即今擢位黄門亦得行其道之地而大行所學使萬物各得其所之階也懋哉懋哉尊府老先生九月初遇此病中幸得奉侍半日辱所以策勵不肖父子者深遠備至銘心之感有難名言前此清有書托陳進士錫齋轉奉渠未果行又有托陳克謹寅長渠又以中途得命留家

不竟達只此片心欝欝莫展久矣其為負也清禀氣既駁且弱年邁五十而扵分内曾未能一成立今兹冒名提學而實學不聞道力不副心自知有負兹任徒貽斯文羞况學政所闗儘重豈容老病庸流久尸其位不即自引退哉已扵七月馳本乞致仕今只待報到即行儻吏部或更行勘鎮廵有相留意亦當繼有陳也適因豐城令朱君佐行奉此少申數年契闊之情病中不次不悉統祈心照外奉韓栁文一部備覽又程文及文移各

一冊不為知已者自諱其醜也

與陳時安憲副書

自己酉歲七月都下一别抵今適周二歲敬慕之心未嘗少忘去歲論裁減宦鎮以靖地方一疏堂老三位皆嘖嘖稱當清亦私録一通近日為公借看亦皆以為切實精至之論也顧斯言之行不行其所關繫豈細故哉然自公發之安知其不終行於後日也且公節行政事色色出人他日將必有以慰民望者固辱愛小子之所

願見者也林待用今已長憲雲南前在雲南數年威惠甚著下民敬信如神明林廷玉先生在彼巡按每書來輒推重且曰所知鄉邦中最出色者矣李貞伯儲靜夫在南都學行之重人無間言果符向日所諭近又有王鴻儒者字懋學南陽人年三十二三學識不減靜夫而勵志有為又皆可望但自以學未成尚韜蓄其鋭他日當有見於世者因并為吾人及之意皆所樂聞也懋學今為南京户部主事兹因提學周先生告行益注懐仰

臨紙初若無可言忽不覺縷縷又清友鄭昇者侯官縣人今為廣東揭陽教諭其華藻似不甚出人而其學最正文亦自好行尤可重來歲廣西若缺考試官此人某所任也亦周先生所知者公可恊贊然非其有屬於清也幸亮之如不缺人則已不宜固必也

上東山劉先生書

清戊午歲寓都下得拜送老先生致仕南歸當是時老先生已絶念世途自分與赤松子為伴矣既而為先帝

所簡在士望所推戴幡然復起為國家擔當大事無少
趦趄前却之態此豈止如近世名流期以一節自高者
所可論其涯量也哉且老先生數年在朝廷天下士夫
人人知其不可一日無者況重以先帝之遺托去之一
字在老先生豈忍遽出之口而形之辭哉彼人念不及
天下大計識不剖破世間黑白而徒顛倒公論以效順
私門而老先生則因事見幾欲以全一生之大節欲以
全君父之大恩欲以立士夫之表則固宜決於今日之

一去也然老先生今日之去為老先生計固得之矣若為朝廷計為天下計則有大不然者不知誰當執其咎耳清自别去南都近二年家居又六年自知凡百有退無進自甘槁死於下矣乃承老先生列位當道不棄使供今日之事真所謂以蚊負山者日夕戰慄非可自知而令甥李學諭亦能察此意而相之庶幾可不至甚得罪於斯文清亦自揣矣果才弱不勝便當及早引身而退當不令重得罪於大人君子輩也數年以在草野不

能致書古云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清之情正類此茲因令甥之便敬此少布其私莫盡愚悃惟俯賜道鑑幸萬

與内翰汪二先生書

清不肖奉辱二位先生知遇及與進意良厚感佩何可當自南京歸家僅數十日而家父喪百願違心以故久不及修問吾府尊來承教帖益用感愧清今服闋已一年然先父母之塟僅得封壙而未成墳大父母塋失其

地久未能遷亡妻亡兒尚寄淺土近日次兒年二十復喪百苦叢身家貧累重且志荒業廢自顧益無可仗以自立者北上之期未敢卜也茲因吳公便病中裁素一伸情悃吳公真有古循良風居今世而肯如此做人如此做官者絶無幾世道之薄可嘆而信郡之多賢益可徵矣夏末惟二賢千萬為國家為斯文順時保重是祝

寄李宗一書

陳憲僉到承惠翰并香枕感感來翰諭及貧病一節詞

情頗切清亦適病中念宗一也久忽得此情悰何如也然此事自有宇宙來賢豪君子亦不知是多多少少屈受而無詞矣柰之何哉義命二字正須於此際有安著處耳清賤病已一十年非止今日宗一所素知而始終一貧債負輾轉則雖宗一有未盡知者兹不欲多及也靜言思之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踈劣如此亦可自考雖然士之常也今少宰彭公自

號從吾居士者素貧也賢者自結自解自愛其身以有
待吾一身亦非止今日吾一家所取賴而已也大凡背
瘡多是內有憤欝不堪火氣横出肉理所致昔人困此
者見於史傳多矣吾宗一何緣有斯疾也何緣有斯疾
也今雖窮不猶愈於遂死乎自愛自愛清不能為子力
也清亦嘗有自解之法即今卧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
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殀非敢以德自居
也用以自勗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耳衷情縷

縷臨便増切貴恙後氣色果何如注想如在目前

又

氣體肥厚之人飲食常要甘平味多病後瘦減亦然此又養生通法也清每年夏來一日之内常兩餐用粥得免焦渇只此一節亦不知是省了多少藥物耶冬亦一餐用之酒最能敗腎且昏神宗一戒之氣體厚者能戒之久後自有一段分外精神令人多不曉也李白王勃素嗜酒未必能助其興然其本原正大聰明為此汩沒

多矣陶元亮亦每自謂嗜酒然料其人決不肯飲至昏醉故能全其真而見之文章者若是其沉欝而光潤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此當知聖人之不得已處然自不及亂矣

又

三代以降井牧之制不復又别是一乾坤矣天下之生紛紛董董上之人大槩都不甚照管他號照管者恐亦未盡其道只是任他自貧自富自有自無惟知有田則

有租有身則有庸而已田連阡陌由他無卓錐之地亦由他也則夫今之士者上既未得有官者之禄下又不得為農工等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懐如何得全不為一家數口計長遠而徒坐守窮餓朝不謀夕哉許魯齋先生固嘗有言以教學者矣足下且有二弟可令事此但要戒令勤恪不華如清則孑然隻身却有難者耳近日亦頗為此費心非是圖貨財滋植但得免債負能自給斯過望矣借人錢本令的當兄弟或義男營運生理此

決不害義但營運要取利少而平穩者是長策耳亦恐欲速不達也因便寄去云云

與黄德馨石仲殷書

進孫至承來翰及佳恵近所得如何聞看中庸序已畢亦見得與大學相表裏乎盖所謂道統之傳者即大學之道也所謂允執其中者亦止至善也仁義禮智之性道心之正也氣質之稟不齊所以人心惟危也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者格物致知也一則守其本心之

正而不離者誠意正心修身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不過如此是乃所以齊家治國而平天下者也葢昔者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曾子而及子思元無二物也區區近來賤體如舊偶閱孟子盡心下一篇纔畢自别後多牽於俗心緒董董雖曰看書得處無幾大抵惟三十年前用工也二友勉旃

復李宗一書

自古凡未及一面而輙以襟期相付與者其氣味類非人所知而執事以施之清拜賜厚矣然惜執事之誤也清泉南一俗士耳凡百不如人執事不知清敢不自知往者年頗少志頗鋭覽古對聖之時容有分毫不自揆之意今則愧悔滿胸懷矣此其故何也念之可哀領吾林先生手教及味來翰意知執事方擊楫河洛間隱然有收功一原之想壯哉行矣百年易暮若眼前一切亦豈在所掃者離乎此又不足以言真矣盖其最緊處全

在不言中言及此清慙負天地君親慙負師友矣執事自愛不盡所懷一見何日附奉筆四枝墨一板表意耳

與黄德馨書

累承來書知所以愛助我意甚厚益友之言豈可多得吾雖未能盡行之然不敢忘也淡世甚難蓄德宜豫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為得力反覆體驗又止是虚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箇虚字則自覺安便目前縱有

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且静亦須虛方是静本色不然形静而心騖於外或入於禪者何限人心本是萬理之府惟虛則無障礙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此言吾未能盡行之但彷彿似有一二時襲得此光景者或非意之來應之若頗閒暇至寤寐之際亦覺有甜趣故吾妄意虛之一字就是聖賢成始成終之道今且與足下一私講之試訂其是否人便可書復也此等言語足下

只自知之葢吾平生行不掩其言甚多工力未到故態時發則此等言語秖為人作口實笑詎耳今嵗科舉不知足下與仲殷得了此否

與周提學書

久不覯模範昌勝翹仰兹赴禮闈道三山謂得領片時春風之賜用壯萬里之行至莆乃聞旌旆自漳南返豈天畨其遇耶竊聞之有識者云仕宦當作提調學校何則以其得專為斯文出氣力為國家生長人才又非其

他官比也尤在持重為之耳生既不獲一面聊以是一言獻而狂率之嫌不敢避也途次不及致詳幸察

與陸憲長書

清辱知愛最深感荷何可忘自甲子歲奉書山東後枯守家林莫能嗣音愧負愧負近至江西得邸報知擢憲吾閩海道一帶千餘里自此當波恬浪静矣且八郡之人至今飽公向日德政於今繼之信乎事半而功倍也清到任已數月秪是紛紛度日曾未有絲毫之力於學

校間視公向者一日了數十大公案猶綽乎有餘裕人材相遠何如也願益為國家為蒼生自保重便中特此申意附奉小書數冊手帕二方殊不能盡下情

寓九江寄宗侍御書

自執事以疾乞歸生思仰不能已苦無人便莫知貴恙平復與未後得張元䎗先生及饒侍御言貴恙久已平復但意堅不欲起葢先生自有見也生非先生謬薦不得供事江西學校愧劣才不勝重任日夕凜凜如蹈春

氷恐有孤朝廷任使及吾先生所以論薦之盛意矣心於天不欲於紙上縷縷惟先生便間有以教戒之又幸志同先生數時不惜教戒受其恩知同此感佩也適會辰州太守陳行且諸生試卷未定造次僅具大畧不盡區區惟順時加重將來當有大爲國家宣力之日耳

與畏菴朱先生書

向者自浙江來知已擢湖廣右方伯繼又聞已轉左公輔之拜想在旦夕正人得路國家之慶生民之福也何

庸喋喋清幸不為君子所棄外辱收而置之教導之列銘心刻骨自不能忘柰庸下之資只今居閒猶不免與俗冗相還往且持不顧之心以酬酢乎其間得一失百而又力未能自拔而遂去私懷凛凛恐終有負於大君子之門他日雖欲自新其路無由且大期已迫耳與言及此甚自愧屈也向自南京歸自以家父素康強必計之猶當得十年團圞之樂不意遽有今日之事復何言哉今則是永感之人矣又何所不可哉且進既不能有

分寸裨益於當世退又全無以自異於流俗況且閒居圖自逸於勢似便且易者而亦未能鄙拙之甚可知以此自知不敢復有厚望於當世而僕僕為行計也聞吏部近日方嚴起復違限之例清亦不顧矣便中徑述其私瑣之直如在父兄前語實恃恩鑑不罪餘情陳通判當知其槩

與曾侍御書

伏在喪次諠寂殊路使節行留傳聞不一自諉契會將

復有日不欲瑣瑣於書問間塵瀆耳臘月廿一日已奉
先祖母及先母之柩至二墳所本卜其日先塟祖母俟
先母墳成之日則塟先母不意臨期即有拘礙今改卜
正月初五日塟祖母十一日乃塟先母也初三日在先
母墳所承本府羅同知遣官至寒家送皂隸二名云察
院所遣者訝未得詳即以初五日塟事回家過府問故
羅乃出院牌見示讀未終竟驚愧汗浹不能已清一顓
蒙庸俗人耳若曰頗知分不敢求稱所欲不敢虧負於

人則或庶幾若曰學行云云則豈不自知况本蓬戶蓽門之子孱孱碌碌之人幸際明時得側士大夫末塵自父母而下咸獲霑被恩餘衣食之類視前加厚矣近雖有疾幸賴藥力已就平復二喪且以次第舉葬稍遂目前儘為過分撫心惴惴惟自待之不稱而慙愧天地君親慙愧賢士夫知己耳近者本府縣以執事及諸公俯待之故益加意相遇頗出衆人之上羅同知清慎自持當官絕不聞分毫有所取受而為僕措置治墳之費及

分俸米見惠此禮羅歷任七年未曾一施之他人者也
隆意所向人情增光知感知自豈特儀物間哉噫僕之
負執事多矣豈盡知僕之無所識知無足存録也哉今
者院牌又復云云獨自顧何人而敢當衆人之所不能
當受衆人之所不能受者哉昔鄭綮為相有自知之言
後人以為鄭五才實無取惟自知一節稍可贖愆僕竊
是之抑思古人亦有直自擔當者亦有徑行不辭者大
抵皆自覺其無忝乃能自安如執事此舉誠非不肖者

所能安也僕又非能矯激立名者庸劣之資求同衆人尚懼不克況敢求異於人哉萬一中有矯意則爲重負斯文知己骨肉之情神天當明誅之或暗壞之爲人間矯激者作戒矣所以不敢安受者特以自知不任而却冐然利而受之以重傷賢者之明實所不可故同知雖屢遣送終不敢受亦庶幾用此一節贖衍愆者也且來儀僕雖不受不凡之厚意則固有出於物外者矣如或者以爲執事施禮於僕而僕却之則爲全不知執事與僕

相與之際者矣此意非可言盡惟知己虛心鑒諒當終
收之度内也使旆北旋應在旬月内外續奉未由在途
在朝幸加自玉為國之光為民之庇過蘇郡會貴僚王
先生乞為申再三意

與碧川闕先生書

生數年蹤伏家林憂故孔多不敢陳瀆然區區懐德懐
教之心雖在多故未能暫忘也恭惟先生碩德宏望台
階在即而乃以微恙力求退休上為天子之所眷惜加

恩下為中外士夫之所光榮嘆慕令始令終光前振後門下生實不勝慰願之至清去歲四月至江西供職向自揣孱庸况病疾素多自分槁死林下矣今乃復叨竊此職且此職乃人之所易者生屈於才反以為難以此久稽奉問而負愧益深中情益切每一見惟德年兄便覺愧心勃勃且丁寧遇便見報者屢矣而至今乃得於驛舟中薰沐拜此惶愧惶愧伏惟老先生台斗之明淵海之量必能俯照不肖清而未忍遽厭棄之也近者豈

城丁監生到亦蒙鼎言存問感激感激向生求高祖墓表老先生猶惓惓垂念但以清所疏事已失未及就請不日便當續録申請倘得賜責尤不世之光也

寄梅一之書

相别忽一載餘懐仰殊深執事學正而行介區區竊所歎服企慕而未能及也然為賢者願望未涯更望火濟以中和闊遠氣象如何大凡氣之所在理即随之而得夫淺深也恃知愛輙質所見區區凡下之資過悖尤多

所冀便中痛指一二使得早救分毫如此往復吾人庶不為虛相遇者嗣續一事雖曰有命然固有大理存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或陽亢陰怯則志意且不相屬生理何從融結亦非造物者所授也區區此言涉鄙褻知為君子所不避然天地絪緼男女構精聖人於易言之矣執事今日豈厭聞乎文獻通考已承寄到至荷甯永貞得相聞否董汝淳儲静夫王懋學想時相見誠人間樂事也

寓九江上秦太宰先生書

生自拜違来私門多故非所宜瀆然拳拳戀德之心未始暫忘也向恩門内艱生僅得拜一慰帖及小奠儀洎後遂不能嗣音罪負自知實頼台慈照宥生逢教後亦只如舊日碌碌耳況齒益長學益荒兼才力素劣弱又以是永感之人自甘枯老林下與草木同腐矣乃辱老先生平時藻録當途緟汲使得供事江西學校間第此任甚不輕而不肖生甚弗克負荷旦夕凜凜正自不知

將何以報塞朝廷任使之萬分以不負我老先生教愛造就之盛德耳生今年五十有四而早衰有甚於六七十者雖曰不忘學然所進其能幾何惟旦夕勉強自清其心自平其氣凡於學校一切事務一聽於道理之所役使耳所願務其實而不徇其名要其成而不刻近效不敢以文章為人才之實事而必使學者反復思惟古先聖賢所以著書垂世之意與我國家之所以教人讀書而以文章取之者究竟其意之所歸宿果安在此則

生今日之所以汲汲而未敢多語於人者也老先生恩同父師故敢及之夫民至愚而神也況民間俊秀清敢欺之乎抑能欺之乎清之所以期不得罪於朝廷期不得罪於老先生期不得罪於斯文者槩在此也生恃恩厚偶爾及此不覺緐絮惶恐時序寒煖數易惟吾老先生年尊任重當為國為蒼生倍加保愛至祝

與方石謝先生書

生曩歲因叔父賫貢書後即奔母喪到家又遭祖母喪

雖非承重喪門未可即吉故在家日久既復京又失長兒尋改南京數年間憂患奔播少有寧日百事俱廢故雖執事之門亦久失於問候所恃大賢汪度有以亮之於形迹之外清令乞思終養者誠以父老身單而子幼此目前當由之路無容疑者顧發之遲矣發之遲者私心牽之也然雖牽於私而終不能安既而思之凡心之所不安便是天理之所不許不若聽命於理圖得心安之為利也昔人所謂樂志云者疑亦文過之辭耳愚意

但自身處置得是即是為親也又清自知從學失其術
垂老不得實用故數年素餐一績不立使復遲一二載
或得循資少進尤患所以立也自以公既不能有益於
時私又背棄其親而圖計其外不計其内雖復生世百
歲祇益以負君親故此舉必求成而後已而亦不暇計
親之養與其身之已老也適得孫志同書謂執事聞清
此舉始有惜清去之意既而亦以歸養為然蓋執事之
所以然清者非人所能盡知矣此即所以厚清也志同

素厚清所厚必以正此舉全頼其成就尤見其不肯俗清也清今既出漢西門心始少安自謂亦求以不負師友之一節也因便輙吐其情用申謝意外此斯文之責天下之事其屬之執事者計自有本末有輕重既到手時必不放過矣小子何知述至人之望於執事者如此耳

與九峯孫先生書

奉别益久仰德益深聞令嗣從一已冠婚而志行不凡

克守先生家法益用慰喜清家城市而心久馳於溪山巖谷之間然困於無力至今未能超脫以去自愧自悼百事無成計大期不遠將懷羞入地終無以自白於世可柰何哉人其亦柰之何哉適漳州進士石腆見過造次附拜因及不肖情事如此所謂貽知已羞者也向者從一加冠清恨不得觀禮於阼階之下茲附小儀致賀乞勿外久負字說之命以塵心俗筆至今惶恐不能成文愧罪何可當尚期汪度未即加譴也清又念自弘治

改元得官在職者七年而以事故家居者十年所見朝野之事雖醇疵不可一槩而獨皇上聖德凝然不動環海大綱萬靈妥帖實有草茅書生一旦得富貴及自負才氣志節之士安恬之久所不能持不能到者居常以告鄉父老及子姪學生輩使知有聖明之德覆幬之恩而自慶其有生之幸蓋諄諄縷縷言之至為或者所迂不自厭也比忽聞皇上為邉情累勘夫實事乾綱獨運雷爍雷轟鷙鳶羣蟄於九地振王靈於萬國甚盛甚盛快

哉快哉可以徵聖德之涵負可以期生靈之永泰可以卜國祚之綿長鄙人數年所得喜事無此比者而鄉人得於傳聞亦以信清向者之言為有以也所恨清腐劣之甚不能為明時展效尺寸如得及早明白自退一意與村學生輩講說人倫物理相勉相勵相與服行而固守之以求不甚愧於為人不甚負於君親師友亦庶幾其可耳而格心贊治脩廢保豐事業則自有當世諸賢哲在便筆及此為愛我者盡不自知其孟浪也靜夫希

大進之尚質諸先生以造次俱未能致書然拳拳向仰無時怠之倘問及乞為道意否則不必也靜夫先生近有書到隨當脩報矣清舊有讀中庸私記一部甚冗穢近因諸生之求怱迫稍為塗去其太無謂者而出之名曰蒙引初藁明其未為定說也且今以寄從一目下備看正望先生公暇賜一裁教示下乃幸仍乞轉致靜夫先生同賜教示也大學亦已完語孟及易經俱有之以欠温故姑俟後圖鄭仲平先生李宗一先生各有子姪

讀書倘來取幸次第與之并乞達求教意

與都憲吴先生書

生自向者南都奉違不久即以侍養歸家尋遭先父大故兼荆婦次兒繼亡家寒而事冗地僻而交疎以故老先生之擢山西擢河南皆久後乃得報惟今都憲之擢四月即得之福州聖朝所倚以為西南一面長城而一方數千里生聚咸所仰哺取給焉其任亦重矣哉况廟廊梁棟需材有日平生所學所負將次第為斯世斯人

盡出之此其為慶豈敢止以為鄉邦之光姻戚之榮而已也哉更念盛德不遺微末生家居嘗兩辱江右手教去冬博士張顒歸自河南又得尊賜書儀感荷稠疊殊缺脩謝至負至負兹有稟聞貴祖墳在晉江縣三十二都與寒家石壁山祖墳同鄉且相近二十年前便已承委查訪全然無以復命今歲二月因附葬亡妻於家祖墳之左暇以訪之鄉老遂得其的即挾與同按故迹令祖墳故址宛然蓋有被堙没者亦有掘空未盡灰土尚

可認辨者其本都諸人能為證佐者尚多倘及今不追問恐人事參差歲久益漫耳清懐此欲陳有日意欲脩書至雲南不擬尚在南都謹特此報計老先生聞之當自有權度矣目今泉郡知府慈谿包民敬名溥亦南道中人似當移文托其用心勘處并立石標界以明大家水源木本所在如更得貴宅舊藏墓誌譜記之類録附公文之末使得一一按實而處之侵者益無辭矣清近試省下三學諸生試卷方閱未畢又值同僚新任及他

期會旁午造次奉狀情不能盡言不中倫統祈台照海涵不宣

謝梁叔厚編脩寄惠陸宣公奏議書

敝鄉陳先生至張家灣承賜陸宣公奏議二册仰惟一代真佐其精神心術盡在此書微執事見愛淸何從得此快覩也第愧不肖弗克負荷耳在京時屢欲假片時從容以請教而以疾見阻登途益用憮然便中敬此申意

與柴墟儲靜夫書

戴地官來承惠卿録并手教諄諄所以為不肖計慮者至周且切矣敢不敬佩墳宅一事亦有大理盖人物皆藉氣以生亡者所蔵亦在大氣之内故自墳而言則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自宅而言則風氣虧踈斷無佳産寒家百餘年來世衰一世清雖忝士夫後然百病叢身百事不立子長成者連喪其二家計借助居半凛凛乎名節之傾門戸之落疑亦墳宅氣數之衰使然有非區區

人事杯水之力所能支持者故不得已因祖墳之水濕及妻子卜塋之未定而僕僕乎風水之求也此情豈容自諱於吾兄然淸郎今自斷每成一墳除買地外僅費五七兩之數苟且完固而已不肯同俗作好看事此又泉人所共鄙笑者淸獨不恤也執事於此亦可知淸用財之槩不然所犯必多異議將滚滚而至矣明年將如來諭受徒講業并可删改舊日書說或有小益於童蒙所恨只是文字上工夫耳今復何言哉草草申謝餘容

又

承示所著夏姜二女墓誌銘摹寫深至二公平生睟然在目雖老朽猶覺有懦夫立志之意感佩感佩清於四書易經草說舊日只謄出大學中庸二部及易上經十卦然尚未得删定餘則蕪穢尤甚未敢示人不意無識者盜抄并以付書肆刋行而差字訛句多不可讀今欲就林下溫尋整理又以諸故墳皆失地存亾兩不安方

請廣信周姓者來為改張而貧窘獨甚或有地而不能得或雖有地而不能成墳岌岌於懷卒歸於任運而已清北歸他無所恨者平生負君親罪萬萬今謂之何哉因得所示二銘益自悼其枉生耳

又

病中遇故知某人考滿行謹此奉通信問吾兄過部以來輿論甚服謂敬簡二字俱得之僕得此寤寐亦慰喜也但聞貴體尚薄弱後嗣至今未充此亦當內自謀之

要亦有大理也要皆當及時謀之先賢謂人謀孔臧亦可回天命大抵天於天下善人君子决不能一一顧盼扶護得到而使休咎吉凶各得其所也故人當自盡人謀人謀者亦孔子所謂務民之義也人謀盡而終或不得乃歸諸天耳推而言之此孔孟所以欲回三代於春秋戰國也此南容之不廢盆成括之見禍所以不謂之命也朱子曰濂溪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此是

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又曰食芹而美甚欲獻之吾君也因便瑣瑣及此宋孔時已到甫僕約今冬行緣家父有祖母服未闋闋日將爲小兒冠婚乃行耳

寄林待用書

閣下一舉義聲在宇宙清無庸贊惟閣下益爲國自愛舉一事量不至一日廢也竊謂所以永終譽者實在此因張太常便率此奉瀆所恨相去不二百里而不得遂

一面引領壺公可勝懐仰之至令尊老先生暨賢昆仲不及别具希引賤名拜意閣下亦尚宜速行乎

與畏菴朱先生書

今春曾具素書附饒侍御𢈔便至臨清王思德憲副處託為申上老先生尊前計其時適有變故或不便於申達然至今亦未得思德報也生自去夏至今秋為考試事頗勞劇因而得疾自知庸才弱質難以應世成務七月初已懇疏乞致仕今此待報矣生初未知老先生北

行變故所由近得一士夫過南昌略道王太監事當時自巡按以下皆謂不必舉聞惟老先生必欲行之卻自多此勞攘云諸公共談者亦多以為然生愚獨不能無疑也夫人主春秋鼎盛豈可令手滑於罪狀不明之人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今也不然設或出於左右者所矯雖巡撫大臣亦不敢問誰何亦竟不敢以聞此其弊將何所不至謂有忠愛之心者能漠然不為國一計念耶且他日或有究詰其事者守土之臣又將何辭耶竊

謂老先生此舉於理與法皆得之而閑邪杜漸忠愛惻怛之意尤可念故雖卒以此賈禍是亦理勢宜然而老先生所以辯者也此外又何足計耶便中特此奉瀆起居踈愚不識時忌惟老先生必能為慎之外附鄉録二册備覽

又

近者謝洞教諭至承教帖并日書墨刻感佩何量陳寧進士至亦能道尊意且感脚力之賜此清表妹夫也清

去歳十二月塟先父於南安先母舊壙水濕今徙合塟焉壙去城四十里恨太遠也但其地頗有生氣穴位八尺之内通是五色及黄紫細土牙鬬小石亦有五色者私心頗以為慰亡兒存畏亦别塟矣惟先祖考妣舊塟乃過龍之地當亟徙塟而力未能及也姑俟年終為之清今年亦不免教授生徒其富者束脩禮亦受之以助目前之費但舍己田而芸人田其終兩失之為愧耳杭州府學生員施恕者有士行其家甚貧能守分清十餘

年知己也其身家履歴與方寸事最與不肖清相類其制行嚴密清不如也與與之處甚有益向遇杭時欲言之而未敢今與之别又二年益思其人不能忘便中因道其姓名惜鄉舉里選之法不行於今而此子詞藻之學又不逮人意其終窮矣便中特為好善君子及之渠固外外之求也

與劉司空書

生自去歲拜别來任以中途感疾就醫七月稍痊自八

月以後一向奔走東西在本司率不過十一二日或僅三五日即復出以此職事之外百凡俱廢惟天下達尊動定安否則未能暫釋於下懷所恨者迹不及耳未審道體近來萬福如何清謂如老先生者在朝廷多一日則多一日之重在鄉邦多一日則多一日之光由此言之人心所祝願於老先生者寧有厭日乎此間學校事宜儘多生到此槩未能舉行只有應酬目前文具及考試去取而已以少也學不得其術今則過時而扞格故

此任雖衆之所易而清乃獨病其難也且病體益衰精神管攝多不及計數月後當別有奉問茲附奉新刊吴康齋先生文集一部備覽外批點程文及學政文移附瀆不敢於所尊所親而自諱其醜也惟矜其不能而無倦教尤荷

寄碧川闕先生書

向者得告以歸自謂當得盡寸草之心於慈父不意罪逆深重天實禍之竟乖所願抵家僅六十日而家父棄

世雖猶幸得親湯藥及殯殮等事然不孝忘親圖歸不早之罪已萬不可追矣久不得奉狀恩門為負諒在情察前月生已釋服方圖奉狀未發昨鄉辦事官歸自南都送至尊賜家集一册綾帕二方椽筆題緘斗光下燭肅衣拜受豈勝慚感銘佩之至清今雖已釋服但先墳未成亡妻未瘞及祖墳患水濕而未能遷兼居宅敝壞之甚至無以蔽風雨亦姑用借力修治家寒身單實為勞瘁北上之計尚未有期知必以此招罪然勢不得避也仰憑恩照故敢及此

若不肖感德戀教之心久而滋切有不能自狀者非敢文也至於明德日章大拜在目此乃海內善類及蒼生之慶又無庸生喋喋也手帕二方香茶二帖奉表微忱髙祖墓表尚乞留尊念更容申謝

寄督學邵先生書

先生横渠理窟序無一字虛下者向見姚秀夫先生浙西水利書引亦然天地間此等文字盖自有數也二篇清㝡知玩之使文皆如此何厭於文也又擬謁李盱江

祠詩希古慕賢之念出於肺腑之真者亦自與時文不類適有絆不能盡惟倍為吾道自愛便中更祈無惜教音

與雲室廷玉先生書

先生三月十七日手書寄劉希範大人來者直至八月廿二日方到即今日也前此生屢拜書想多已達此書又承教誨感刻豈能盡述中有自道為人戇直老實不能以言貌動人今士之所喜者皆區區之所無倘有議

言宜早寄達竊謂先生之德之學非惟生等親炙日久者欽服戀慕之不暇而上下之知先生者亦自不為少矣且今士之所喜者固先生之所無然先生之所無者正先生之所以為髙於時人一等者也天下之理誠則形久則徵先生胸中固自有定見有定守而不為一時之士嶢嶢曒曒於目前者所能動矣今又加之以勤克之以弘旦夕所到又豈生輩所能窺量雲南行事聲聞自好大抵是根本上發出英華有識者自能見得其用

方林二君子尤見先生之髙盖輸誠用人而不盡用一己之長者此正惟有大地步者能之中才所得有限者决不能此此節生甚為先生慰願也凡前書已及者今皆不贅

復王希文憲愈書

承華翰示及動履并新行榜例及柢先生節旆所向非至愛不同恒情鄙夷衰腐者曷由有此感認感認閣下宏才茂德定價在朝野清不敢喋喋近日王德華先生

特有薦草如德華實造地位閣下或未盡知也粹夫臨
別曾一問及清答云此公吾同榜中三百人似未有出
其右者渠復問其詳清又謂其氣度宏遠最銳志功業
然必從本原上做出更詳及其務本實而畧華藻之意
渠或未之信清不自知欺也因謝東及此者正以德華
知公已深或者閣下未與相面恐知德華者猶未盡耳
德華之薦公正所謂不求識面御史也此忘形率爾之
言他更無所為也清初九日至吉安城已考吉安府學

及廬陵安福吉水永新諸縣餘猶未及也南贛二府已
白瓛公許吊考大約五月半間得回總司來人回促急
筆弗端統恃情亮

又

德華宦業後進未見其比其學亦與時人不類雖在翰
苑諸公渠恐亦未多讓盖其正而簡一而詳未易當也

復林居魯書

清前累拜書期至金華一會今則舉為虚詞矣知負知

負其時且欲進拜章先生亦竟不及此殆行止非人所能者不盡述也執事不諒乃至以相外責之殆未得清本心耳清以正月二十一日至家前三日過莆得會令兄及令婿多荷厚雅自至家塵冗紛紛每神馳於清源之麓紫帽之峯而力未能遽自拔以往又苦於多累正恐來日無多而乞歸之計亦徒然耳心事如此又何足為吾人道者承惠王文忠公文集清奈未得詳覽以究尊惠以復雅命偶閱及知學齋記則知此公非止為言

語文字之學者視宋太史氣味為真矣此固非後學淺生之所敢輕議然嘗觀宋太史文則覺其枝葉太盛面勢太張波流太靡雖屢屢自辨其非文人而味之則其骨氣及步驟終似未脫文人之習者況其學亦雜遇老談老遇佛談佛胸中本無主張忒把文詞及博洽當事了嗚呼豈知天地間事事尚有大於區區文詞博洽者夫學不博不能約言不文不能遠固也但其中自有真偽之辨耳真者根於性率於道而符於教其偽者性道

教外物也宇宙之所以立人物之所以生生不絶者以此性道教三者在耳凡在此三者之中則世世所不可無亦自不能無者若出於外類皆人之私智所為於世無益而有損盡可一掃除之或摘其近正而實者姑存之而已管見如斯因得高明者一質焉而亦未能盡其說也

與梅一之書

戴地官來承華翰及厚惠恭審太夫人萬福令嗣亦挺

挺有立甚慰甚慰清永感之人矣故今日進退無甚係戀者所恨尸素十年無毫髮之效於公家而平日師友相責望雅意今日悉為終身之愧矣復何言哉家貧時假貸於人三子力教以處約之道明年將受徒自給兒女債今猶未了也清嘗謂士夫當自辦材料在國為國在家為家雖在天者不可必在我者固當自立大要只是養與教兩事然綱紀之立為最先家國一也清今益衰病恐力不能終此願耳所言大可笑惟知已者不

許逢便希不吝教幸甚

與林允曄柬

聞之古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清以膚淺多累旣無以補吾子之萬一而顧辱厚儀焉揆之道義實所未安故敢辭且旣以為不可受而辭之則決無復受之理也吾子幸予諒焉

又

昨承來意勤甚足見吾子處心之厚處雖然亦不可使

清處其溥也乎如乎諒則其所以見愛者尤深矣況君乎如水之交初不繫於是也

與楊君謙書

去秋承教益最多敬仰敬仰別來所進取當益不可涯量異日斷當為斯文增一光燄矣清嘗竊謂學而主於平實人固多以易視之然語其理之至當則又不論高深奇恠之與平實也或者平實之難轉有甚於高深奇恠者而難易亦非所論也惟其當而已抑令人之所目

前人之高深奇恠者自理視之似亦一等平實也文章誠學者一事至理所在又非止可以才力就此意惟閤下意甞及之而愚於今得因便風繹之以相證耳清今承乏祠祭司司事頗簡念欲及公暇退修一二以豫當世末用者然氣質老矣強力不前柰何柰何吾君譙可及時兼程矣

與喬希大書

別來又添許多過惡矣自念犬馬齒三十有二去四十

五十而無聞者幾何而一善不進一識不長尚何以自誘於天地間哉加之百病交攻氣體萎弱正恐終為大明宇内之一棄物無復報恩宣力之日耳如吾希大天分高爽而信厚加以年富力強甚好學做人也清徒為歆羨而已偶得鄉人一便舟次不得盡其所欲言惟清照是祈

復楊方正書

蜀阜存藁一書當時所存篇數似太多而寫刻亦多訛

字近方欲請諸徐公求删去其不甚切要者并正其訛字而重刻之故多用朱筆㸃記尚未就緒今如命奉去惟乞覽閲之際隨筆去留更批示大意以扶不肖之不逮則豈惟不肖之幸哉至懇至懇

與嚴州諸友書

自十一日與諸君江頭一别吾從舟中望諸君諸君亦以岸上注目當是時吾以吾之情知諸君之情矣云云雖然離合亦常事耳吾自有欲言者大抵天下事無甚

易亦無甚難凡聖賢所責人為者皆人之所當為亦人之所能為也况舉業一事豈有專心致志於是而不得者葢有之矣是必其資質之甚下也以吾觀諸君則資質又皆非人下者顧用工何如耳而用力節度則區區已常為諸君道之惟諸君力行更以性理大全中論學論科舉篇觀之則區區之言又陋矣江右袁先生倘會希為拜意天下讀易者矣如袁先生甚少繫辭傳所論教我多矣

復儲静夫書

清是月初四日已徙張吉士所居賴叔鳴悉力其間事乃得諧連日修補掃除之役尚未畢承諭在途兩夢僕貌遽豈碩者有其故矣非偶然也覽書感泣此生不知果能不負公否耳

與饒侍御書

清至今猶未得覿執事一面而執事過聽兩以賤名廁薦書愧不肖何以克當今此供職日夕凜凜惟恐有負君親有負知己為罪不容誅耳陳進士大人至清適有

行役造次附謝莫盡下情是亦一負惟俯照不訝是禱令嗣大人他日必能大為國家宣力以踐顯揚之孝私心甚為老先生喜慰欲印一書寄送尚未能及懷仰懷仰

與李宗一書

鄭典史來送到手書併細柬之惠祗受之後頻然若忘甚愧甚愧清向至江西未能有一毫樹立報稱而遽致仕人或以高目之可謂不知己者矣清此生永負君親

師友無可言者自到家三子令各讀書認字家事不免自勞風俗益偷清宗族中表殊少可托者老色日深大期可量邵子所謂生於太平年死於太平日清亦幸一與焉舊有書說數冊意欲溫故而刪之亦以力貧未暇且皆只是空言浮說何足道哉每見來風韻不凡意當遠到末乃亦有休閒之想豈年來稍向衰邪令器未第想已近除官次者可繼志中間或質不逮便可使力家亦足以怡晚景耳鄭復行冗中援筆百不能一吾人此

日通書於千萬里之外復能幾度耶况清無力尤可念也惟各與諸子道毋忘世好各圖遠業

又

向有兑粮典史回自南都道執事拳拳垂問意不數日賫書恵者亦到感喜無量清比欲奉書因典史言不久當自來取故遲之清六月間十三府小試已畢以不得與者數千人來鎮廵各衙門求勸續考七月間復多考了三千三百人連日夜看卷煩疲勞舊疾復作况平時

在此世事亦甚多端却不如在家林蔬食菜羮早眠晏起朝經暮史朋聚友集為自在脫灑也且及物之功惟有考較文字一節得行餘根幹上俱未能及而計亦未必能行也故於七月初九日發一懇疏乞致仕以遠陽不得請裁姑據管見行耳期必得之乃穩若復為官所迷再一二年龍鍾甚然後歸所失多矣今在此亦頗為王府所恠怒然官可舍不可輕屈於人也俟後續具減瑞周繡衣在此極蒙其相愛信今龔公亦然知旨執事

所吹嘘也然清不敢不謹江西人最易起謗今始知之然浮言不久亦當自定累承指教知感知感今科所中舉人清所取優等及棄首者凡四十八名衆頗以為難清亦以為一幸云

淮上與周公載員外書

所借來陳石齋先生乞終養疏及彭方伯所寄來柬昨夕已於燈下各録出一通盖清自南來所得今世文字未有若此者正氣之英華自是與尋常藻繪者不同新

學小生偶從執事得此知賜矣疏中有云内無攻心之疾則外無從事之難清愚竊以為此語當不止為其一身之事發也意此老年來所以遲回顧惜此一進者其特以此耶然即此叟語儻留聖心則其所關繫補益似亦未可以計量也彭公之書謂國家無負臣下臣下當無負國家此真知念國家者之言抑可為凡百有位之通箴也至謂識得破時三公九卿山夫野老一也噫公惟有此挾負此其所以處進退利害恩怨之間脫灑

自在凡百任之傍人窺視未見其隙也清因便聊一奉質於高明惟裁教乃幸唐李文公謂鸞鳳之音自不得不鏗於燕雀今觀二公之文若此然本二公之素所取重於天下者元不以文也李公之言於是益信客舟燈下抄讀之餘揭篷一視惟北有斗其光爛然可仰而不可近也恃知及此不覺狂率

寄王懋學書

汝淳至備審近来起居休裕無復違和極慰遠想南都

百務清簡得以尚友古人之時多矧執事負出羣拔俗之資濟之以三五同志相與金蘭麗澤焉造物者當此時為此布置宜真有意哉一時天地秀氣畀之士類為浮華瑣碎所耗散者大半矣今得諸君子意見如此他日擔當應有在也心非木石寧不為宇宙元氣一助喜耶闡之善自愛者能以數年而植千百年之業或一日而遺千百年之休儻非收拾得早樹立得早則何以克致此惟愛日自強無若不肖清之蹈後時之悔哉因汝

淳回便申此區區

與司馬張先生書

生近得田嵩主事轉達所賜尊翰瑜帕并題二扇格言南向再拜又再拜卓然光霽之在目至感至愧之情寔不能自狀生不肖之病惟老先生察之悉而憂之深故所藥無不切中病原而養德之理亦自備於其中矣今二扇謹寶藏之而各錄出三四通置之凡所坐卧之處庶幾三年之艾猶得及於七年之後也若賓客足跡所

及之地則不敢以張之而所錄者亦不題爲某先生之
意誠懼懲艾不力秖爲文具則益重吾老先生之愧也
長兒存畏幸忝鄉舉將来會試又將各分一通與之期
共努力耳云云

寄鄒汝愚書

梁叔厚先生來知廣中相知有劉時雍李若虛二公爲
慰令尊甫此時猶在廣否義命之際量已洞然盖但願
其子得做好人便不得兼顧富貴矣近時吾輩中如懋

學者僕竊心慕之其學識志量果不凡也天瑞在貴州至今閒問閒猶未見其多進益處僕非喋喋方人者蓋惜其以如此之才識如此之氣力而獨於助長一病不能少減以其與執事夙相好也故及之執事蓋亦好之而知其所未至者也儻書問中亦可自以意及之陳憲僉便奉此草草不盡所欲言

與雲室德緒賢弟書

清閏正月十九日自建昌歸南昌又明日晡乃得德緒

賢弟訃告吾先生謝世痛楚柰何慟哭柰何清於吾先
生乃僅止於去歲之一見而已憶昔先生别不肖於芋
原登轎之時泫然涕下豈吾先生於時殆亦自疑其不
可必復相見邪於今思之五内如割復可柰何哉清自
供職於此日不暇給小兒此回出於不期雖父子之别
亦不得盡所言今日追至夕陽僅得草此與列位相問
前日在南昌匆匆無柰姑附祭文藁見意耳再告德緒
貴溪教諭事方圖為解釋似未足深憂也老先生向亦

垂教及此前書道粹夫事姑只自知勿泄於他渠後來亦頗悔悟也

與董遵道書

稽勲孫志同文選黄汝脩及太常王廷輔少卿亦舊考功也聞章先生動息皆以奏聞起取為意清謂先生今決無意出矣其聞起取其言非但不入其心亦不欲納諸耳矣非但先生自有牢關意其弟子之畧知其心者亦力謂當路者不必以此厚先生矣殆必有其説也又

其向日同志一二比來復出者俱不得完璧而歸今聽先生一人堅卧林下保全令德斯亦足壯士風淑士彙而為國家添一人物矣易所謂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者也况今既未能以不次柄用先生只將以纂脩文墨事取用誠亦不必竟其事矣清又謂七八年前姜仁夫亦力為之辭皆先生所厚者諒非有他也諸公曰章先生之見信於人如是哉歎息不已蔡清寓北京崇文門外奉寄董遵道賢契知之計諸君若到堂上地位當

別有施行今則未敢望也

與楊實夫書

自南京一别抵家僅六十日而家父棄世自此百願違心百事俱置念外矣髙第尚未及賀亦得一慰親心為喜也繼聞以養病回家固知賢者所志有在於一第一官之外者清懐賢之心自不敢遏但北上之計全未及辦而力亦未能辦也近以目病不出户已半年閲古人書頗覺有味而終得為家事世事所奪駸駸衰暮目前

事既可自考後來事又未可自保故未敢果於復進也賢者歸已再年靜中所得必多何日獲聆至論以沃我焦枯為此生之快也貴鄉楊判簿自南安來過翌早當遠別燈下連寫數書不能伸意心照是賴

與江西黃提學書

易解節要者生友舉人新淦周同所述序之者曰劉曦永豐學生員也節要主於發明理數無意文藻而劉生之序鑑評似乎端的詞氣似乎簡雅意皆有沿流遡源

之工夫者生竊慕之不知執事曾深知其人否因便録此一序申達盖其嘗用心於科舉外亦今學者所難量必執事之所樂聞也

與倪上舍書

不意吾青谿老先生遽謝人世朝野哀悼況門下小子素受恩知痛悼可柰何哉以江山阻遠不得躬至柩前一哭弔其負愧又如何茲特脩香一瓣牲醴二項祭文一通帛一疋托為奉致于老先生尊靈前表此情深愧

不能盡也又切以老先生之遺勳遺德今皆在足下一身其所當保重者亦非一言可盡惟賢明之資素出等夷更望千萬念之勿替

與徐方伯書

文章在宇宙間支流日益衍矣三代無丈士六經無文法者不以文為事也韓柳之徒天才本自挺出可以大有所立終不免於以文立家者枝葉勝也諸葛公學不事章句當出師倥偬之際援筆上言乃得與伊訓說命

相表裏而其梁甫一吟亦春秋筆也此其根本所在為何如哉嗟夫大易之序責極而剥來中庸之至德則尚絅為之階吾夫子是以乘除世道而有從先進之思也融堂先生生于蘇黄秦晁文事盛行百巧競出之後而其著述乃皆主於發其胸中之所自得者而止初不拘拘於一字一句之工而其道理所在神志所適亦自天然成趣力量百倍非專事文家者可望信乎其自大本大根中流出而可以喚醒學者崇本之念矣此其所關

繫豈細故也哉所謂可與知者道也云云

復鄭廷綱提學書

累承顧惠感荷殊深昨行又辱華翰并厚儀益增感荷教條一編敬已披閱終卷清之愚於是開益多矣翰中末段所諭自當體悉來指昨以紙筆不便故稽緩討在情照不備

又

生清又言清近見士大夫往來書翰有以有道二字相

褒稱者清愚未嘗不心為之駭懼或有誤以此二字加清者雖其人甚的清謝書亦不敢以此復之先正嘗謂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今或褒名飾字以相為重便是互相標門別戶矣夫君子豈於實僉於名者非但自待之法亦推心以厚知己之道也況如清者愚下最甚百短之中或得一二僅可處誤愛者遽借之以美字語云將如後患何故今謝柬亦自不欲出此二字回奉非敢畧也固知老先生意在誘進後生

輩然此意亦非所以為尊者復也惟希俯諒

謝姜太守書

清不佞知隣國有韓荆州舊矣塵泥心迹未敢輙以賤姓名通起居之敬於執事執事何從過聽乃先辱引而置之度内蕭通守公至承賜源流至論蓋所以梯其進也而諭民善俗榜文兩集皆鑿鑿乎儒者之實用凡有志經世之士所當類置一本者此其為賜又加厚矣夫儒者之效久不白於世公獨汲汲為斯文猛著氣力如

此公固自以為分内也公此心何心哉惟堅守此心而力行之不令少雜以他術以終其效於此一方天果有意斯文當不令公之功用止顯設於一方而已也清泉南一俗士少蒙父師訓誨偶於時文常習中窺見一條正路若彷若彿自謂稍知趨向者夫何年來碌碌進則無以藉手固未甘於脫落夙心以苟且目前而退則尚繫於猥猥者乍雅乍俗如狂如癡曩時一點壯念幾就消磨矣適閽來賜復覺竦然乃知世固自有典刑在也

惟是鄙愚自治不暇他日或叨一命不自知果能執此以往否然長者之賜意豈泛泛者感佩殊深以賤疾去留稽於布謝負罪未涯瞻拜伏冀為斯文加愛不具

與侍御朱茂恭先生書

生稟質極愚俗學俗心纏繞深矣向因甯永貞先生得覩顏範及聞盛德之詳私以為知所嚮往矣歲月蹉跎猶依然故物近復得拜見於長安邸舍雖未得朝夕摳侍然辱所以警發而指摘之者甚厚乃知大人君子愛

人之心無量也生無似竊以為今日誦孔孟程朱之書者滿天下求如吾先生之宅心制行所以處家處鄉立朝處官處上下真能發越孔孟程朱之言於一身而不負其為後人開創之力者一世實未能有幾人生輩心苟未即槁木孰能無所感動誠非以道感德於尊前也一念仰止因事輙發而不及計其非感德者之所欲聞也生所愧正所謂徒羨人而甘自棄又曰二者無柰何徘徊歲將暮者自顧凛凛實恐終有負於賢者之門也

惟願先生尚留之度内他日容更有請益而起廢之日耳向承途中寄賜李忠定公行狀及手教輿地圖及昨者嚴辦事送到道學傳志同與生已同拜領增感增感志同亦同此渴仰之情數日以小疾在告故未遑脩書生因廖外郎便附此致恍特乞節哀加飯重為吾道保愛斯人將大有頼耳甯先生已蒞鳳陽任必自有書達矣兹不及柳文肅公文集一部附奉備覽

寄周汝厚書

數日欲作書而牽於人事及今已迫南歸又怱怱說不盡矣清此行本為應春闈行然静中自顧殊無可以應春闈者況孱弱之軀顧影隻然子嗣一節猶未能上慰親心豈宜切切於功名富貴恨向日挃於親朋之議不能堅持夙心而虗此數百里之跋涉耳故今斷然而歸非能輕功名富貴也鴻鵠之微豈能一日而忘其翹然外騖之心而或漸于千止于棘者力有時而不足翅有時而當戢耳衷臆之私當為吾兄一布也科期迫矣京

師之會姑且未及如有教惠可訪吾泉人士之遊於京者授之儻便仍以屬之廬陵周伯承兄轉至吾提學先生處達焉則所以慰鄙懷者言弗能喻矣

與徐大叅書

生以十三日發洪塘今日抵滄峽臨行間極辱教愛感佩何量所歉者克治不勇恐他日見公猶復是故時人爾雖然敢不勉諸承教來途中稍把鄙懐放寛著亦覺有一二意會處大抵心固主思然思之太迫促亦反為

逆其心天之本然而不免迷墜瞀於眼前矣鄭仲平為人果士類中之難得者其志操剛剛故能有立而又安詳不暴清不能及也今之科舉之士志不在溫飽而又不汲汲於名者以生所見或未有過之者也此後又得老先生振作之將來必大段有成就矣又如汀州賴友先者清猶只見其文耳然因其文亦可以占其人品之大畧天地閒善類亦不可多得清故私拳拳云

托焦侍講書

生向進謁不獲遇自後阻病逮今且三月徒抱炯炯耳極知長者厚德故敢忘踈賤經托林廷玉代訴養病一節蓋生父母年皆六十僅有不肖一身而不肖近來病勢轉劇故萬不得已為此决非敢有所矯亦决非能輕外物者伏望憐察此情儻荷仁人一言之利還家調治有瘳不出三二年當復奉顔範矣承命取鄙作不知先生安用此等臭腐哉豈將有意教之耶但知藁已多散亡此出他人所録字多訛繆欲俟録正則病冗未暇姑

借此復命惟卒有以教之乃如所願

與劉咸栗書

自甲寅別後尊府先生竟不及大用而謝世清亦失母南奔兩情摧沮兩地暌隔於今八年偶會節判令兄知擢第後出宰輝縣敬惟執事家學源遠壯行自今萬里壯圖皎然在目所謂象賢濟美之勳自可計日而待唯不忘清心治身為本是期清今年四十八矣碌碌悠悠無一事庶幾可慰意者咎不在今而在壯年玆舉似故

人冀用清為戒耳官次擾擾不能盡所言情照是賴

奉新淦周先生書

生舊歲九月至京曾附書臧郡錢通守處轉送生之行止事畧具矣十月二十八日承乏禮部祠祭司主事百伋之臺得涉其一級焉君親師友之賜皆不能忘也但心酷嗜書史而氣質已老精神積久病憊於實事並無所得至於吏事又尚懵然方以迂腐不堪為愧為恐兹因年友盧君便奉此并香帕表意而已不具

寄莆田劉子賢書

觀先生所自待斷斷然實地根本工夫一掃却許多煩冗枝葉愚意今日大勢如此匡治之計須是先生輩出身也然雖未即出易之益九二曰利貞弗損益之蓋言雖未為時用然其弗損所守如此則所以益於上者亦既多矣而况又有所謂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者乎小兒存畏今年九歲矣家父母留在膝下去先生纔百餘里而未能即時遣詣門下以供灑掃逺中徒為念之耳

前在清湖遇海鹽陸陳二友來莆欲附拜一書而目疾方重至今僅少愈得林待用便謹此屬為轉奉外小意有瀆賢者然此在古之人皆用之幸勿外

與周時霖大尹書

貴縣典史遣縣吏送到貴瀚及厚惠賢友初履任四壁尚未完而遽及此區區受之殊覺愧悚天下惟縣官最難做大抵一則欲仁以及物二則欲智以衛身惟仁上分數多則知上亦省力矣因來瀚云云故及適在家得

親見來吏後此恐難遇立報書不詳

寄鄭仲平書

一别再更寒暑凡百無進獨有懷慕仁賢一念自覺未衰耳向得家書知任揭陽辱過寒舍存問老親及召晶小兒輩感感揭陽與吾閩接壤尊府書問計常不絕又風土相類貴眷從宦當亦無不服習之患庶幾心力清一陶成士類為國儲材矣然久不接一書殊用懸懸黃德馨曾到揭陽否此友志行近來當益有進仁兄幸更

引而上之為斯文成就一箇好人在世間大是好事亦吾輩夙心也第其家素貧正恐心欲來而力未能果儻既到日給之類得不全令費心又善也

托周紹立推官書

一别四年恒切懷想病懶相仍早不及書為負近因扎上以疾留此有一切已事特托居魯大人轉遞以瀆切希留意天順年間紹興府山陰縣或會稽縣有鄭姓者任泉州府晉安驛驛丞無子擭得泉州民王姓者幼子

為予本名翰今傳者云名為鄭麟或又傳鄭氏復姓蕭

氏未得其的只在紹興城居乃清毋舅之子於清為兄

不幸至此今清舅家人與業落盡矣清久欲物色表兄

而以力孤未得丙申年曾寄一書去而不見答亦不知

此書果達否甲辰年又屬鍾繡衣為訪之終亦未見報

茲幸年兄大人當道誠奇便也特此奉懇乞以斯文骨

肉見念為清悉心詢訪期於得之乃荷初間且宜設他

詞以來之未可遽露此指恐其見處不同有引而遠之

意則後難於踪跡耳其生以庚午年二月十一日申時但鈎得其生甲符合則的然矣便乞急字下報清當有以處之苟吾王氏一爐香火藉此有奉而不遂絕則年兄之德在清與王氏者豈言語所能叙哉且舅家元非軍匠等籍又聞鄭氏亦自有子此於去就之間兩為有詞而無負者也書言有涯此懇實大清留此懸懸渴得一報

又

清之表兄今名為鄭倫向所傳麟字蓋音相近而誤也
在蕭山縣不在會稽山陰故前二姓皆不的一見細認
與所聞無一不相符右手末二指傷痕宛然亦能道城
邑里居之彷彿握手相慰恍若夢中一則以喜一則以
悲遂使吾表兄無祖而有祖清也無表兄而一旦復得
之於數千里之外微執事之力不至此此其為厚詎容
以恒情論哉謹遣家僮從隷人上報清表兄即同來謁
謝昨家僮來多擾仍承惠方正學先生文集及佳紙重

感重感表兄清終欲得其歸故鄉何者鄭氏後來已有子而故宗乏嗣何乃浮寄他鄉作箇無根之人以自没其終身哉俟清至京後别具書奉令未能盡

與游太守書

清叨從鄉國後塵耳熟執事盛德有日矣以踈賤晚末無迹寓彼此不相值末由一挹顔範為歉近敝縣吴大使自紹興來承執事遠垂聲問兼惠良茶祇領此意良深感荷紹興東南大郡也以執事之盛德而君長之清

竊為紹興之民喜得所怙恃矣會晤未期惟萬加保重以階遠到為鄉邦士類之光實所注望清輙憑鄉愛及
慼德有一事稟瀆今蕭山縣民鄭倫者原泉州晉江人王姓清母舅子也於清為兄外家不幸母舅中年得風疾落魄失心鄭之父時為弊府晉安驛丞無子因誘得
倫而子之時蓋三歲矣無何鄭即携去蕭山而以入其籍然鄭既歸後亦自生有子其承家已有人而清之舅妗今皆已喪謝有二表弟亦相次殀亡又無親伯叔王

氏之鬼至今悽托傍支焉可念也清知有表兄在紹興而托人詢求者有年矣柰距其去時已將四十年聲跡既濶至名字面貌之類在内外親知亦皆茫然以是前此只泛然求之紹興諸縣之鄭氏是以久未能得最後為弘治戊申乃倚吾年兄貴寅周大人為多方物色竟得之於蕭山吾年兄此恩此力在王氏與清者豈可以恒情論哉在清既得表兄以情以義便當挽歸故鄉以嗣其宗不容少緩矣但以目前之勢度之外家今消落

已盡而清家素寒儒亦朝暮僅給顧未有可以為吾表兄地者是以姑請表兄暫至故鄉一酹先世墳墓而未敢遂強之挈家以回竊亦以為且得此一條血脉明白在清尚未先朝露後來尚有為之作計日耳此則又有甚不得已者今者表兄有女年已可議婚而彼間親舊有求者表兄以清向日有言期必歸配泉人以是莫之許而以書達清今以時决之以此言之則其歸計似又不容久緩顧清今日力微且相去遼遠實未知所以為

之計也清聞人有所當為而力未能為者天每有以相之玆幸吾郡盛德鄉尊為之大父母於其所寓之郡如表兄情事如此亦郡中赤子之未得其所者况鄉邦之愛斯文骨肉之義皆君子所不廢以是不自揣量私心過望願得執事慨然施德於不報之地二三年内為主張成就之令歸其所以續其絶如其未然則一二年間且令得因便至京與清一會然後就與圖歸計則斯恩也斯力也毋論生人王氏之鬼有知亦當思結草於地下

矣然清表兄既得謝鄭氏以去則鄭父所遺雖最微末亦不宜復有干取當悉以返諸鄭氏不使至累執事之公道而表兄亦頗自解此意矣惟執事更有以教之善區處之懇祈莫盡因吳大使回便徑布其私雖至親前語亦不是過矣

寄蕭山嫂

吾兄不幸忽至於此清今無可說矣哀苦亦無可柰何矣但願吾嫂片心常念亡者常念王氏祖宗保育幼孤

教訓二女節衣節食避寒避暑勤勿至傷勞其筋骨儉勿至空乏其體膚內所憑恃有吾嫂之父母兄弟外所倚濟有鄭氏之老叔公及叔郎清來年或夏或秋或冬必得相見以圖後事長姪女今年纔十五歲古人二十而嫁在今世亦多其婚姻候清來年共到泉州議之未晚也深知嫂從前辛苦今又獨撫孤幼有不勝其艱難者然此實命也命乃天之所造無可逃移之理惟守志義看此子兒他日子兒成器則吾嫂之享福亦自然而

然矣又筭命者皆謂姪子八字儘好可保養成他日亦必自能做人惟吾嫂保養之保養之王氏一派在泉州者已絶今全靠吾嫂養成此子以繼其絶也吾嫂儻或失顧護則王氏宗祀乃吾嫂負之而亡者有知亦不得寧於地下矣此書幸托令親張秀才為讀説過清只因十年身家舊債未還故至今有欠而無餘然自今以後當益自節用隨時附寄些少以助衣食之計今附来細絲銀叁兩備用切不可被人欺謊妄費分毫蓋此銀在

清亦甚難得者前年兄在時有本銀十兩借人未知今已還未其回京時有本銀五兩借人令就須討起已令克忠於上司及府縣告狀務必本利追完然後起身惟吾嫂以實告之此兩家借銀者量不是好人疑有欺孤弱寡之心當以官府公道斷之也克忠正二月便欲回因清本身去就事未決不意遷延直至於今有缺書信甚負甚負萬乞情察外有香一束木綿布二疋祭文一帖奉祭兄靈牲酒銀伍錢著克忠臨時備用言不能盡

美惟內外諸親列位前乞一一引名拜意匆遽閒不能各具書禮

寓徐州寄存畏

近時浙江左布政何公宜福建福清人也方在娘父以商出公既生母獨鞠育之甫七八歲自知力學至二十登進士後父子始相見其居在在以公廉著稱若人者豈必皆有父日教督之始能成人哉況汝又幸自有汝父在惟勉之汝身雖不在我傍吾心則常在汝身也古

男兒能自強者何限以非目及姑置之何公事則當今人人所知者故特書以寄汝吾且不久取汝來也

送園地入縣學柬

丁憂南京吏部郎中蔡清係泉州府晉江縣在城人有已置園地一所坐落本縣儒學背後周圍約有六十餘丈四至登載上手契書元有茘枝等果木在内因見本學生徒日衆不足以容如欲增建亦苦無地此地幸與本學接連思得不肖元由本學教養出身基本之地愧

無分毫補報情愿送入此地來歷並無分毫不明日後子孫亦决不敢爭執今特親筆立此文契并粘帶上手契書一紙敬送本學掌教林先生司訓韓先生劉先生列位伏望采其微誠而不之卻至願

虚齋集卷二